

<<托尔斯泰精品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托尔斯泰精品集>>

13位ISBN编号：9787309067118

10位ISBN编号：7309067118

出版时间：2009-11

出版时间：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者：托尔斯泰

页数：296

字数：227000

译者：刘季星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托尔斯泰精品集>>

作者简介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作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伟大的文学家，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

他写了自传体小说三部曲：《幼年》。

《少年》、《青年》。

他被称颂为具“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

等，也创作了大量的童话，是大多数人所崇拜的对象。

他的作品描写了俄国革命时代人民的顽强抗争，因此被称为“俄国十月革命的镜子”。

列宁曾称赞他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

<<托尔斯泰精品集>>

书籍目录

塞瓦斯托波尔的十二月关于《战争与和平》一书的几点说明我的生平忏悔录谈陀思妥耶夫斯基蜡烛雇工叶美良和鼓三个儿子该醒悟了！

《克鲁采奏鸣曲》后记谈饥荒悼念拉耶夫斯基讽喻三则可耻牛蒡花家书六封答主教公会的二决议及有关的读者来信地狱毁了又重建回忆录彼此相爱吧忆一名士兵的受审谈果戈理该明白了遗嘱谈社会主义译后记

## &lt;&lt;托尔斯泰精品集&gt;&gt;

## 章节摘录

插图：塞瓦斯托波尔的十二月朝霞刚在萨奔山的上空染了一块红晕，暗蓝色的海面就抹去了浓重的夜色，等待着第一道光线洒下快乐的万点金星。

港口那边飘过来一股寒冷的雾气；雪没有了，周围是黑黝黝的一片。

清晨的严寒刺得脸颊生痛，在脚底下被踩得咯吱咯吱地响。

遥远的海上永不停息的涛声，塞瓦斯托波尔城内断断续续的枪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

舰船上闷声闷气地敲了第八次钟了。

北边一带平静的黑夜宣告结束，白昼的活动逐渐开始了。

哨兵在换岗，发出火枪撞击的声音；有个医生在急忙地赶路，要去医院上班；一名小兵从地窝子里爬了出来，用浮着冰块的水洗了洗晒黑的面孔，转身朝着泛出红色的东方匆匆地画了个十字，向上帝祈祷；有一辆骆驼拉的大车，车身很高，吱吱呀呀地向墓地走去，要把满身血迹的死者埋葬入土，一车的尸体几乎装得满满的……请您往码头那边走，一股混合着煤烟、湿气、粪便和牛肉的特别的气味，呛得您昏昏欲倒；几百种物资：木柴、肉类、面粉、铁条、柳条筐等等，在码头旁边堆得像小山似的。

几个团的士兵，带着麻袋，背着火枪，或者赤手空拳，聚在这里抽烟，吵架，把货物搬运上船；船冒着烟，停在趸船外边。

许多私人的小划子坐满了乘客，其中有水手、士兵、商贩、妇女，靠了码头又划走了。

“老爷，到格拉夫码头去吗？”

请上船吧。

“有两三个退伍的水兵站在各自的小划子上在向您招揽生意。

您选中了离您最近的一只小划子，跨过一匹腐烂的枣红马的尸体，它一身污秽地躺在旁边，走到掌舵的身旁坐下。

小划子离开了码头，四周的海面上闪耀着朝阳的光点。

您面前是个年老的水兵，穿着驼灰色的大衣；还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头发的颜色很浅，一声不响地使劲划着双桨。

您看到了远近停泊在海港里的几艘轮船那带条纹的庞大的躯体，看到了在蓝莹莹的海面上流动着的许多黑色的星星点点的舢板，看到了城市临海一面的建筑被早晨的太阳那玫瑰色的光线渲染得十分明亮而美丽，看到了那浮着泡沫的一道漆成白色的木栅和沉在水里的船只那闷闷不乐地伸出的焦黑的断桅，看到了远处敌方的舰队在清澈透明的海天交接线上出现，看到了双桨打起的咸苦的水泡在一股一股涡流中跳跃；您又听到了双桨均匀起落时发出的击水声，水面上飘过来的说话声以及沉重的射击声，您觉得塞瓦斯托波尔的射击声越来越密集了。

一想到您是在塞瓦斯托波尔，您的心中不可能不涌起一种勇敢而自豪的感觉，您全身的热血不可能不急速地流动……“老爷，您现在正笔直地朝基斯登丁走呢。

”年老的水兵这样告诉您说，他回过头去看看是否偏离了您向他指定的方向——右舵。

头发浅颜色的小伙子从兵舰旁边划过，打量了它一眼后说：“这条船上的大炮倒挺齐全的呢。

”“要不怎么打仗！”

这是条新船，科尔尼洛夫还在上面住过。

”老兵说，也打量了它一眼。

“你看，什么地方给炸了！”

”小伙子有一阵子不说话，忽然说了一句，看着南港上空突然升起一股浓烟，结成一朵白云，同时传来一颗炮弹爆炸的巨响。

“这是他那边今天从新的阵地上打来的炮。

”老兵又说了一句，若无其事地向手心里吐了一口唾沫。

“喂，米什卡，加把劲，超过那条大船。

”于是您这只小划子冲破海港中辽阔的微波荡漾的海面加速前进，真的超过了那条吃水很深的大船；船上堆满了一袋一袋的货物，划船的士兵是新手，动作不熟练，也不协调，挤在不计其数的各式各样

## &lt;&lt;托尔斯泰精品集&gt;&gt;

的小划子中间向格拉夫码头驶去。

海滨的街道上乱哄哄地走动着成群成群的灰色的步兵，黑色的水兵，花花绿绿的女人。

女人在卖面包，俄罗斯的男人守着茶炊大声叫嚷：“喝热的蜜水喽！”

他们眼前最低的几道石级上，堆放着圆的长的炮弹、霰弹，还有各种口径的铁炮，全都生了锈。

再往前走几步，有一块空地，乱七八糟地堆着粗大的木头、炮架，睡着许多士兵，停着马匹、大车，放着草绿色的工具和工具箱，以及步兵的枪架。

许多步兵、水兵、军官、女人、孩子、商人在走来走去，大车拉着草料、麻袋和木桶在来来往往，不时地还有哥萨克和军官骑在马上、将军坐在马车里招摇过市。

右边一条街筑起了防御工事，射击孔后面都伏着一门小炮，旁边坐着一个水兵在抽烟斗。

左边是一栋漂亮的房子，门面三角墙上写着几个罗马数字，底下站着几名士兵和染满血迹的担架。

您到处可以看到军营的种种不愉快的痕迹。

您最初的印象肯定是最不愉快的，因为军营的生活和城市的生活、美丽的城市和野外污秽的宿营地莫名其妙地混合在一起，不但奇丑无比，而且以它的杂乱无章叫人感到恶心。

您甚至觉得所有人都给吓破了胆，慌慌张张不知道该干什么。

可是您凑近了去看一看在您身边晃动的这些人的脸孔，您就会有截然不同的理解。

即使看一看这位辎重兵也行，他负责为一驾马车上的三匹枣红马饮水，正悠闲自在地轻轻地哼着小曲。

显然，他在这一群形形色色的人中间并没有站错位置的感觉，在他看来，这群人仿佛并不存在。

但无论叫他去干什么事他都愿意，饮马或者拉炮，同样显得悠闲自在，信心十足，心安理得，好像他是在图拉或者萨朗斯克的某一个地方干这些事一样。

您从这位军官的脸上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表情，他正好从旁边走过，戴一双无可指责的雪白的手套；您从这位水兵脸上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表情，他正坐在街头的防御工事上抽烟；您从这些干活儿的士兵的脸上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表情，他们正带着担架在以前的议会大厦门前台阶上待命；您从这位姑娘的脸上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表情，她正踏着街心的小石子儿穿过街道，别让身上这件玫瑰色的连衣裙给弄湿了。

是呀！

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塞瓦斯托波尔，您一定会感到失望的。

您想从哪一个人的脸上发现惊慌失措、六神无主或者慷慨激昂、视死如归、坚如磐石之类的表情，是枉费心机的。

一丝一毫都没有。

您看到的只是一些平平常常的人，安安静静地在做着平平常常的事。

由于这个缘故，也许您会责怪自己兴奋得过了头，对于保卫塞瓦斯托波尔的勇士们的“英雄气概”这个词用得是否确切不免产生了一点儿怀疑，这个词是您从北岸来人叙述、描写他们的亲身见闻时听来的。

不过，在您表示怀疑之前，请您先到各个碉堡里走一走，在保卫战的现场，看一看保卫塞瓦斯托波尔的勇士们；或者干脆到街对面去，到以前的塞瓦斯托波尔议会大厦里看一看，它门前台阶上正站着一群带着担架的士兵，您可以在那里见到保卫塞瓦斯托波尔的勇士，看到可怕而悲惨的、伟大又有趣的但是惊心动魄、会使灵魂得到净化的场景。

请您进入议会大厦的大厅吧。

您刚推开大门，四五十个截肢和重伤的病人的景象和气味立刻会使您大吃一惊。

他们有一些人躺在病床上，大多数人则席地而卧。

请不要相信您的感觉，它会让您停在大厅的门槛上欲进不能。

这是一种卑劣的感觉。

向前走吧，别以为您来探望遭受痛苦的人似乎是什么可耻的事，别以为与他们这些不幸的人接触和谈话是什么可耻的事。

他们愿意见到富有人类同情心的脸孔，愿意叙述自己的痛苦，听到安慰和同情的话。

您从病床中间走过去，找到一张不那么紧张而痛苦的脸，决定上前去同他聊聊。

## &lt;&lt;托尔斯泰精品集&gt;&gt;

“你什么地方受了伤？”

“您有点儿犹豫，不好意思地问一个面孔瘦削上了年纪的老兵，他坐在床上看着您，目光是和善的，好像请您到他身边去。

我之所以说“不好意思地问”，是因为除了深切的同情之外，痛苦也会莫名其妙地引起害怕受到歧视的心理，以及对忍受这种痛苦的人崇高的敬意。

“脚上受了伤。

“老兵回答说，正好这时您自己也看到了起伏的被子底下他的一条腿从膝盖以下全没有了。

“现在谢天谢地，”他添上一句，“我想要出院了。

“你治伤的时间长吗？”

“有六个礼拜了，老爷！”

“怎么样，现在还痛吗？”

“不，现在不痛了，没事。

只是天气不好的时候，好像腿肚子酸痛，平常没事。

“你是怎么受伤的？”

“老爷，是第一次打炮的时候，在五号碉堡，我正在调试，要移动大炮的位置，就这样一个动作，让炮口对准另一个炮眼，他那边一炮打到我的腿上，我就像陷进了坑里一样。

一瞧，一条腿没有了。

“开始时不觉得痛吗？”

“没有什么，只好像几个性子比我急的人踩了我一脚。

“那么后来呢？”

“后来也没有什么。

只好像皮肤绷得很紧，有点儿火辣辣的痛。

老爷，千万不能想得太多，你不想它，什么事也没有；一个人老是想着它，事情越想越麻烦。

“这时有个妇女向您走过来，她穿一件灰条子的罩衫，包着黑头巾。

当您同水兵谈话时她也插进来说几句，向您叙述他的不幸和四个星期以来他所处的困境。

她还告诉您他受伤后不让担架抬走，他要等着看咱们的炮兵连开炮。

她告诉您有一两位大公爵来慰问过他，同他说了话，赏了他二十五卢布，当时他禀报说想重返碉堡，即使自己不能开炮，也可以指点新兵进行操作。

这个妇女一口气说了这些事，一会儿看着您，一会儿看着他。

他把脸扭过去，好像不愿意听她说话，只顾在枕头底下撕着裹伤口用的棉线。

她的眼睛里闪耀着一种特别喜悦的光芒。

“老爷，她是我的内当家！”

“这位水兵向您介绍，他的口气似乎在说：“请您对她多多包涵。

谁都知道婆娘们的嘴里说不出中听的话。

“您对保卫塞瓦斯托波尔的勇士开始有了理解了，您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在这个人面前有点儿无地自容。

您好像有很多很多的话要向他倾诉，以表达您对他的同情和惊异之感。

但您找不到什么话说，或者您觉得想要说的话不能使您满意，于是您默默无言地向这种不愿张扬、毫不做作的广阔的胸怀和坚忍不拔的精神表示钦佩，自己有任何优点都自愧弗如。

“好吧，老天保佑你早日恢复健康。

“您同他告别，到另一个伤员面前去了。

这个伤员在地板上躺着，好像痛苦不堪，盼着早日死去似的。

他有一头淡黄色的头发，两颊浮肿而苍白。

他仰面朝天地躺着，左手伸在脑后，那姿势显得异常的痛苦。

枯焦的嘴唇大张着，艰难地喘着气，声音是嘶哑的。

一对呆滞的蓝眼睛朝上翻。

被子没有盖严，底下露出了捆着绷带的右手肘。

<<托尔斯泰精品集>>

腐肉的恶臭越来越厉害地刺激您，伤员们肢体内的高温会吃人似的，好像把您也弄得发烧了。

“怎么，他没有知觉了吗？”

”您问跟在身后的这位妇女，她态度温和地看着您，好像把您当做亲人一样。

“不，他还能听见，不过很虚弱，”她轻轻地补上一句，“我今天给他喂了茶。

——怎么，就算是不认识的人，总归要有同情心吧。

他差不多不能喝水了。

”“你觉得怎么样？”

”您问他。

伤员的瞳孔朝着您的话音转过来，但他已不能看您，也听不懂您说什么了。

“心里如火烧。

”

## 后记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是19世纪俄国的一位跨世纪作家，1828年9月9日生于俄罗斯图拉省一个名叫雅斯纳雅·波良纳的庄园里。父母都是贵族，他本人也继承了世袭的伯爵的爵位。

两岁失恃，九岁丧父，由姑母抚养成人。

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系，一年后转读法律系，1847年退学。

1851年随长兄前往高加索，与当地部落作战。

在军中开始写作，第一部小说《童年》于1852年第九期《现代人》杂志上发表，赢得了文名。

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转赴塞瓦斯托波尔参加守城之战，抗击英法联合舰队的进攻，曾任炮兵连长，战斗在最激烈的阵地上。

这期间连续写了三篇战地通讯（开首的一篇即本书所收的《塞瓦斯托波尔的十二月》）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产生了热烈的反响。

不久后随军撤退。

1856年以中尉衔退役，在家乡开办学校教育农民子弟，进行社会调查，出国考察，并继续写作。

曾一度当选为地主与农民之间的调解人，因屡屡为农民仗义执言，遭到地主的反对，未几即辞职。

1863年开始写作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至1869年全书出齐。

1873年写作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翌年后出版。

1889年开始写作长篇小说《复活》，费时十年终告完成。

1910年11月10日以八十二岁的高龄离家出走，三天后因受寒而感染肺炎病倒在一个小火车站（梁赞省丹科夫县阿斯达波沃车站）上，11月20日去世。

遗体安葬在他的庄园内大路边的树林中。

他的夫人称雅斯纳雅·波良纳是他的摇篮，也是他的坟墓。

托尔斯泰的夫人名叫索菲亚·安德烈耶夫娜，娘家姓别尔斯，1844年8月9日生。

1862年9月10日与托尔斯泰结婚，生有子女十三人（其中有五人于年幼时夭折）。

她操持家务，料理生活，经管庄园，并为丈夫抄写文稿，仅《战争与和平》就抄写了七遍。

晚年因思想观点上的分歧而造成夫妻间的隔阂，以致丈夫离家出走受寒而病亡，她为此一直悔恨不已。

。



<<托尔斯泰精品集>>

编辑推荐

《忏悔录:托尔斯泰精品集》：俄国五大家文选

<<托尔斯泰精品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